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法〕缪塞著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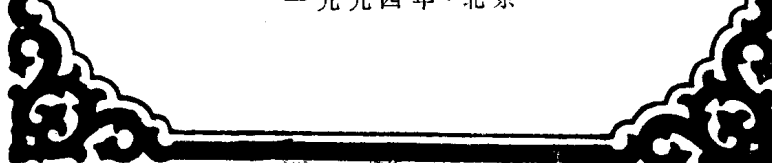
#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 缪 塞 著

梁 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 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法)缪塞(Musset, A.)著;  
梁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书名原文: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ISBN 7-02-001750-9

I.一...

II.①缪...②梁...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②婚恋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7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10.125印张 2插页 191千字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 5.40 元

# 第一部

## 第一章

要写自己的生活史，首先需要生活经验；所以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史。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便感染了一种可憎的精神上的病毒，现在我把那三年中我所遭遇过的一切叙述出来。假如只是我个人害过这种病，我就不用来饶舌了；但是，正因为有许多别的人，也同我一样吃过这种病的亏，那么，我就算是为这些人来写这本书吧，但是，我却还不大知道他们是否将会注意它；万一谁也不去关心的话，那我也还是能够从我这个工作成果中得到好处，从而更好地把我自己的疾病治好，就像一只踩了猎夹的狐狸，为了能够脱险，只有自己细细地啃断那只被夹住了脚。

## 第二章

正当帝国战争<sup>①</sup>的时候，丈夫和兄弟们都在德国打仗，忧郁的母亲们生下了神经质的、苍白的、激动的一代儿女。这些在两次战斗的间歇中怀孕的、

---

① 指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对德国的战争。

在战鼓声中长大、在中学里受着教育的千万个孩子，彼此以阴沉的眼光你望我、我望你并在检验他们瘦弱的臂部肌肉。有时候，他们的父亲身上沾着血污突然出现了，把他们高举到穿着军服的金饰粲然的胸前，然后放下来，又骑上马儿走了。

当时在欧洲只有一个人是真正活着的；其余的人都是为了苟延残喘，只好拚命用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来充塞自己的肺。法国每年要向这个人贡献三十万青年；这是给凯撒<sup>①</sup>缴纳的捐税，如果没有这一群绵羊跟着他，他就不可能延续他的幸运。为了能够横行世界，他就需要有这么一群追随他的人，而最后他自己也不免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在一个小山谷中的一株垂柳下，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从没有比在这个人统治的时候，有更多的令人睡不着觉的漫漫长夜；从没有人看见过有那么多绝望的母亲俯身在各城砦上；也从没有像人们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周围有那么大的沉寂。可是在人们的心中却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胜利者的喜悦，这么丰富的生活和令人振奋的军乐声。而且从来也没有过像这晒干了那遍地鲜血的灿烂的阳光。人们说这是上帝特意为这个人放射的阳光，人们把这种好阳光叫做他的奥斯特里兹<sup>②</sup>的阳光。事实上他本人

---

① 尤利乌斯·凯撒，古罗马执政官。这里是指拿破仑一世。他未做皇帝时是法国执政官。

②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大败奥俄联军的地方（今属捷克共和国）。

也用他那始终轰鸣着的大炮来制造更多的阳光，可是在他的大战后的次日，却只留下了云雾。

当时的男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空气中闪耀着无数的光荣、辉映着无数的钢铁的晴空底下生活的。他们很知道他们是注定要给屠杀的；但是，他们却相信缪拉<sup>①</sup>是不能被伤害的，而且人们曾经目击皇帝在枪林弹雨中通过一座大桥<sup>②</sup>，人们更相信他不会被打死。而且，就是必须死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死本身是那么美丽、那么伟大，死神穿着冒烟的红袍是多么辉煌！它和希望多么相似呵！它收割的是那么幼嫩的麦穗，因此，它也好似变得年轻了，以致人们再也不相信自己会老。所有法国的摇篮都成了盾牌，所有的棺材也成了盾牌，真的，再没有老人了，剩下的只有死尸和半神人。

然而不朽的皇帝，有一天正站在一座山岗上，观看七个民族在互相厮杀；当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将会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或只是半个世界的主人时，死神<sup>③</sup>从大路上走过，只用它的翅膀末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就把他推到海洋里去了。听到他跌倒的声音，那些垂死的国家便从它们的病床上再度站起来，并且伸出了它们的钩形的巨爪，所有的大蜘蛛<sup>④</sup>都

---

① 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的猛将。

② 指达哥尔桥，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拿破仑在此作战，当时他还是波拿巴将军。

③ 这里说的死神是穆斯林的死神。指滑铁卢之役。

④ 这里指的是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各国，在他失败后又重新复国，恢复过去的分裂局面。

一起走来宰割欧洲，把凯撒的红袍给自己改成小丑的戏装。

正如一个旅行家，当他走上征途之后，就要日以继夜，冒着雨淋日晒去赶路，既不觉得疲劳也忘了危险；但是，当他一旦回到了家里，在火炉前面坐下，他就会感觉到无限的疲乏，仅能拖着倦腿走向他的卧床：正如法兰西一旦失去了凯撒，就突然感觉到了它的创伤。它晕倒下去了，而且陷入那么深沉的睡眠里，以致它的古老的国王们以为它已经死去，就用雪白的尸布把它收殓起来。而那只头发灰白的老弱残军也精疲力竭地被撤回来，于是那些荒凉的宫堡里的炉灶又重新凄凉地生起火来。

这时候，那些饱经征战、杀人如麻的帝国时代的人们，又开始来抱吻他们瘦弱的妻子，并和她们重叙当年的爱情；但当他们在故乡牧场的水泉边照视自己的脸孔时，才看到自己已是那么老弱、那么残废了，因而不禁想起他们的孩子来，他们希望在自己去世时，能有亲人来给自己合上眼睛。他们就询问自己的儿子们在哪里？孩子们从中学出来后，既看不见军刀，也看不见甲冑，既看不见步兵，也看不见骑兵，于是轮到他们来询问他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人们回答他们说战争已经结束，凯撒已经死去，而威灵顿<sup>①</sup>和布吕希<sup>②</sup>的肖像则悬挂在各领事馆和大

---

①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滑铁卢之战打败拿破仑。

② 布吕希(1742—1819)，普鲁士将军，滑铁卢之战他率领德军及时赶到战场，协助威灵顿击败拿破仑。

使馆的客厅里，肖像下面用拉丁文写着这么一行字：  
世界的救星。

当时生活在这个破碎了的世界上的，是忧愁的一代青年。所有这些孩子，都是那些曾经以他们的热血洒遍大地的人们所遗留下的后裔；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诞生，并且也是为了战争而诞生的。他们曾经盼望了十五年莫斯科的白雪和金字塔那边的阳光。他们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城市；但是，人们对他们说，通过这些城市的每一道关卡，都可以到达一个欧洲的首都。他们在脑子里藏着整个世界；他们望着大地、天空、街道和大路；却只见一片空虚，唯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钟声在远方发出回响。

成群披着黑袍的苍白的幽灵慢慢地穿过田野；有些幽灵却去敲人家的门，当人家给它们开了门时，它们便从衣袋里抽出一些破烂不堪的大幅羊皮纸，并凭着这些羊皮纸证件来驱逐居民。<sup>①</sup>许多在二十年前仓皇出走的人们，都心里犹有余悸地从四面八方走来了，他们都在要求物归原主、争吵和叫嚷；人们不禁惊异为什么仅仅一具死尸，就招来了这许多乌鸦。

法国国王<sup>②</sup>坐在他的王座上，左顾右盼地看看在他的挂毯上有没有一只蜜蜂<sup>③</sup>。有些人把帽子脱

---

① 拿破仑帝国时代财产被没收的人，在帝国覆没后又回来向人民反攻倒算。

② 指法王路易十八，拿破仑失败后他于一八一四年即王位。

③ 蜜蜂是拿破仑帝国的国徽，宫廷服装上，挂毯上绣有蜜蜂作为装饰。



下反转来伸向他的面前求乞，他便给他们一些钱；有些人递给他一个耶稣圣像，他便在上面吻一下以示祝福；又有一些人只满足于向他的耳边叫嚷一些响亮的大人物的名字<sup>①</sup>，他的回答是叫这些人尽管到他的大厅里去叫嚷，那儿将能发出更大的回声；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破旧大衣摊给他看，看见大衣上绣的蜜蜂都已无影无踪，他便给这些人每人一件新大衣。

孩子们目睹着这一切，始终期望凯撒的影子会在戛纳<sup>②</sup> 登陆，并且给这些幼虫打打气，可是，始终毫无声息，而人们所看见的，只是在空中招展的王旗上绣着的惨白的百合花。当孩子们谈到人生的光荣的时候，人家便对他们说：“你们去当神父吧”；当他们说到志愿的时候，人们也是说：“你们去当神父吧”；当他们说到希望、爱情、势力和生活的时候，人们还是说：“你们去当神父吧！”

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国王同人民双方签订的契约走上了讲台；他开始说光荣是一件美事，而军事野心也同样的美；但是，还有一件更美的事情，它就是自由。

孩子们抬起头来，想起了他们的祖父，他们也曾经这样说过。他们还回想起在他们家中阴暗的角落

---

① 这是指拿破仑失败后各种政客都来讨好路易十八以求赏赐。

② 戛纳，法国南方地中海的一个城市，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从他被放逐的厄尔巴岛逃回法国时曾在此登陆。

里，曾经看到过一些神秘的披着长发的大理石半身像<sup>①</sup>，下面刻着拉丁文的说明；他们还想起在夜里更深时分，看见过他们的曾祖父摇着头，说有一条血河比那位皇帝的血河还要可怕得多<sup>②</sup>。对他们来说，在自由这个字上，有着某种使他们心跳的东西，它既像是一个遥远的和可怕的回忆，又像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可爱的希望。

他们在听他讲演时感动得发抖；但在回家的途中，他们看见有人带着三只装有人头的筐子到克拉马墓场去：那是把自由这两个字说得太响亮了三个<sup>③</sup> 青年人的脑袋。

在看到这个悲惨的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嘴唇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微笑；但是别的演说者又跳上了讲台，开始公开计算野心到底应付出多少代价，而光荣则需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描绘出了战争的残酷，而且把牺牲叫做屠杀。他们话说得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以致人类的一切幻想就像秋天的树木一样，树叶纷纷掉落在他们的周围，而听他们讲演的人们不禁用手来摸摸自己的前额，就像患热病的人们睡醒了那样。

有些人说：“使得皇帝垮台的原因是人民再也不愿意要他了”；另一些人说：“人民要国王；不，要自

---

① 指大革命时代的领袖们：例如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的雕像。

② 指大革命时代的严厉镇压和各党派之间的相互残杀。

③ 这里说的三个青年人，实际上是四个：即罗塞尔地方的四个下级军官，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在格列夫广场被处决。

由；不，要理性；不，要宗教；不，要英国式的宪法；不，要专制政体”；最后一个人说：“不，这一切都不要，人民需要的是休息。”

当时青年人的生活中包含有三个因素：在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永远摧毁了的过去，可是许多世纪以来专制政体的一切陈腐的东西，还在它的废墟上蠢动；在他们的前面是黎明中的一个广大的前景，未来的最初的光明；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种好像是海洋一样的东西，把旧大陆同年轻的美洲分隔开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波浪和什么东西在漂流，一个激动的和充满惊涛骇浪的大海，时而在远方有几片白帆或几只吐着浓厚蒸汽的汽船经过；总之，目前的世纪，它使过去和现在分离，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可是，同时两个都很像，而人们不知道在那里自己每行一步，究竟将会有怎样的结果，不知道是走在一颗种子上，还是在一粒残饭上。

当时的局面是如此混乱，究竟何去何从？这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胆量的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们所面临的难题。

可是，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经丧尽了；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但是，怎样的未来呢！就像毕马利翁·加拉特<sup>①</sup>那样：对他们来说，未来像是一个大理石雕的情妇，他们在等候它的苏醒，

---

<sup>①</sup> 毕马利翁是古代塞浦路斯著名的雕刻家，热爱他自己雕刻的女像加拉特，他获得女神维纳斯答应使石像赋有生命，后来他终于娶了那变成活人的石像做妻子，因此叫做毕马利翁·加拉特。

盼望热血在它的血管里奔流。

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就只有现在了，而所谓世纪精神，黄昏的天使，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他们看见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把自己紧紧裹在利己主义者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当他们看见了这只半像干尸半像胎儿的鬼怪之后，死的恐惧便侵入了他们的心中；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它走近，好似一个旅行者，在斯特拉斯堡<sup>①</sup>，人家指给他看一个沙旺登地方的老伯爵的已死的女儿那样，她是穿戴着新娘子的服装收殓起来的：这具孩子身材的骷髅真使人发抖，因为在它青灰色的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新娘的戒指，而头颅却已经在新娘子戴的橙花冠下化作灰尘了。

好像暴风雨将要来临，森林中刮起了一阵可怕的狂风，一切树木都在抖动，接着便来了一阵极大的沉寂；这情形正好像拿破仑之在世上出现，他震撼了一切；国王们感到自己的王冠在摇摇欲坠，便用手去摸摸自己的头颅，但却只摸到了因恐怖而竖起来的头发。教皇跑了三百里<sup>②</sup>路，以上帝的名义去替拿破仑祝福，并给他举行加冕礼；但拿破仑却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自己戴到头上。因此在这座阴森森的古老的欧洲森林里，一切都在发抖，最后又归于沉寂。

有人说，当你遇到一只狂怒的狗时，如果你有勇气昂首向前走去，态度正常，而不回过头来东张西

---

① 斯特拉斯堡，法国阿尔萨斯省的首府。

② 这儿说的里是法国古里，每里约合四公里，以下同。

望，那只狗就只好满足于自己嘴里发出的狺狺之声，陪你走完一段路程；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慎而作出一个恐怖的姿势，或者你走快了一步时，它就会猛然扑向你的身上，来吞噬你；因为，一旦给它咬了第一口，你就休想再能逃出它的毒口。

在欧洲的历史上，就曾经常常发生过这类事情：一个国王不慎做出了这种恐怖的姿势，他的人民就把他吞噬了。但是，如果一位国王这样做了，其余的国王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一位国王虽然消逝了，但并不是整个王权本身也消灭了。在拿破仑面前，王权曾经露出这种姿势，结果丧失了一切，不但是王权、宗教、贵族，而且连一切神的、人的权力都丧失了。

拿破仑死后，神和人的权威事实上又恢复了，但人对它们的信仰却不再存在。而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为人的智慧永远是在向前发展。此外，人们在心里盘算的是：“这件事可能存在”，或是：“这件事曾经存在”；这便是狗咬的第一个伤口。

拿破仑的专制，是专制政治的回光返照；他模仿国王来摧毁国王，正如伏尔泰模仿圣书来摧毁圣书一样。在他失败之后，人们听到了一声巨响：那是圣赫勒拿<sup>①</sup> 岛的石头掉到旧世界上的声音。于是天空中立即出现了一颗冰冷的理性之星，它的光辉，像

---

<sup>①</sup> 圣赫勒拿，大西洋中的一个英属小岛，因拿破仑第二次失败后被英国人囚禁于该岛而著名于世。

冷酷的夜之女神的光辉一样，把没有热的亮光倾泻到大地，像一块灰白的尸布把世界包裹起来。

在这以前，人们已经看见不少人在憎恨贵族，痛斥教士，密谋反对国王；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恶习和偏见；但是，看见人民对这一切予以嘲笑，却是件大新闻。如果有人看见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教士，或者一个国王，从路上走过，那些从前曾参加过战争的农民，就会轻蔑地摇摇头说：“啊！这个家伙吗，我们曾在某时某处看见过他，他从前是另一副嘴脸的。”当有人谈起王座和祭坛的时候，他们就答道：“那不过是四块木板做成的东西；是我们把它钉起来，也是我们把它拆掉了的。”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你是从使你迷失正途的错误中改正过来的；是你把国王和教士请回来的。”他们回答说：“那不是我们，是那批饶舌家伙<sup>①</sup>干的事。”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忘记过去吧，紧要的是耕种和服从。”他们就会立即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接着人们就会听到一种钝重的响声。那是一把生了锈和缺了口的军刀，在一间茅屋的角落里被挪动时发出的声音。这时候便有人立即接着说：“至少应该安静下来；如果别人不伤害你，你也不必去伤害别人啦。”可惜的是，他们竟然对这种劝告感到满足。

但是，青年们对此却并不表示满意。毫无疑问，在人的心中存在着两种潜势力在作殊死战：其中一种是有远见的和冷静的，从实际出发，对现实加以估计、

---

① 这里说的饶舌家伙，指当时的政客。

衡量,并且批判过去;另一种则渴望未来,并且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当热情在人的心中占了上风,理性便哭着跟踪他,并且在危急的时候向他提出警告;可是,当人们听从理性的忠告而止步的时候,当人们对自己说道:“真的,我疯了;我要到哪里去呀?”这时候,热情就会向他们嚷道:“我呢,难道我就该去死么?”

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开始在所有青年们的心中作怪。他们被人世的主宰者们强制休息,被交给各色各样的村学究,被投给闲暇和厌倦,青年们眼看泛着泡沫的巨浪从他们面前后退了。为了抵抗这些浪潮,他们曾准备一显身手。所有这些身上抹了油准备战斗的格斗士,从心底里感受到一种不能忍受的痛苦。他们之中最富裕的人便去过放荡的生活;资产平常的人便选择一种职业,当教士或者当军人;最贫穷的人则冷静地投身于热情的兴奋中,投身于壮言豪语中,投身于盲目行动的可怖的人海中。正如人类因为自身软弱而需要团结一样,并且人类本性又喜欢群居,政治便把这些特点加以利用。人们去到议会门前的石级上和卫兵们打架,人们争看一出戏,戏里面演员达尔马<sup>①</sup>戴上假发,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凯撒。在一个自由党议员<sup>②</sup>出殡时,人们竟至互相残杀起来。但是,在这两个敌对党派的党

---

① 达尔马,法国的戏剧演员,很受拿破仑的赏识。这里说的凯撒即指拿破仑。

② 这个自由党议员是福阿将军,他出殡的日期是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员中,在殴斗过后,回到家中时,没有一个不痛感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手头的拮据。

与生活的外表十分平淡、十分无聊的同时,社会的内部生活却显出了一种阴森和沉默的情景;最大的虚伪成为社会的风尚;英国式的思想和宗教信心混在一起,快乐本身亦已消失了。或许是造物主已经在准备着新的道路,或者是预告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已经在妇女们的心中种下了人类独立的种子,而这也是她们日后将要要求的東西。但是,可以肯定的说,突然之间,前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在所有巴黎的客厅里,男人从这一边走过,女人则从另一边走过;这样,女子穿着白色衣裳,好似新娘一般打扮,男人穿着黑色服装,好似孤儿一样,彼此开始在怒目而视。<sup>①</sup>

但愿人们对此不要发生误会: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所穿的这套黑服装,是一个可怕的象征;要穿上这套衣服,就要等到甲冑一副副烂掉,绣袍一件件破裂了才成。这是人类的理性推翻了一切幻想;但它是在给自己挂孝,目的是为了要有人来安慰它。

至于大学生和艺术家的风习,这些风习如此自由,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青春的活力,现在已令人感到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男人在同女人分手时,男人便会互相耳语,说出他们的致命思想:蔑视一切。他们陶醉于醇酒与妇人的享乐中。大学生和艺术家们

---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便纷纷穿上黑袍去当神父,而教会规定神父不能结婚,这便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



也同样投身在里面：爱情被当做光荣和宗教来看待；这已是一个古老的幻想。于是人们便到能够寻欢取乐的地方去；那些娇艳的女店员，这一阶层的人物是那么富于幻想，那么风流，有着那么热烈和温柔的爱情，眼见得被人遗弃在店铺的柜台后面了。因为她们穷，人家便不再爱她们了；她们为要得到衣服和帽子，她们便只好出卖肉体。啊！多么可怜！那个原来爱她、而她本人也喜爱的青年；那个过去曾带她到维利埃和罗曼维的树林里玩，在草地上跳舞，在树荫下晚餐；那个在晚上来到店子里，在灯光下找她聊天，在冬天往往流连到深夜的青年；还有那个曾和她分享过她用汗水赚来的面包，和她崇高的和可怜的爱情的青年；这个人，同是一个人，他在遗弃了她之后，在某次花天酒地的晚上，在一家娼寮的深院里，又再遇到了她，她已是形容憔悴，面有菜色，心头埋藏着卖淫的悲哀，她已经是永远沉沦了！

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个大诗人，那是本世纪内除了拿破仑之外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毕生的精力来搜集散布在世界上的各种忧虑和痛苦的因素。其中一个歌德，他是一种新型的文学之父，他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描绘出了那种引向自杀的绝望的热恋之后，又在他的《浮士德》诗剧里，刻画出了一个人类从来没有那么深刻地表现罪恶和不幸的最阴暗的形象。那时候，他的著作开始从德国流传到法国来。富有、快乐和宁静的歌德，在他的摆满绘画和雕刻的书斋中，他以慈父般的微笑，望着他的恶魔的著作落到我们的手中。拜伦以使希腊为之战栗